

凤章文集

第二卷 长篇小说

CHANGPIANXIAOSHUO

FENG
ZHANG
WENJI

媒集团
艺出版社
ATURE AND ART
OUSE



凤章文集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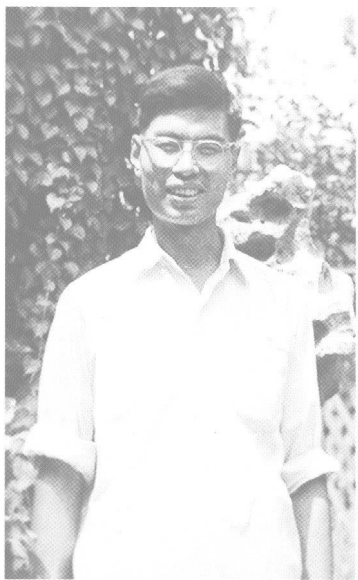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

CHANGPIANXIAOSHUO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1963年夏摄于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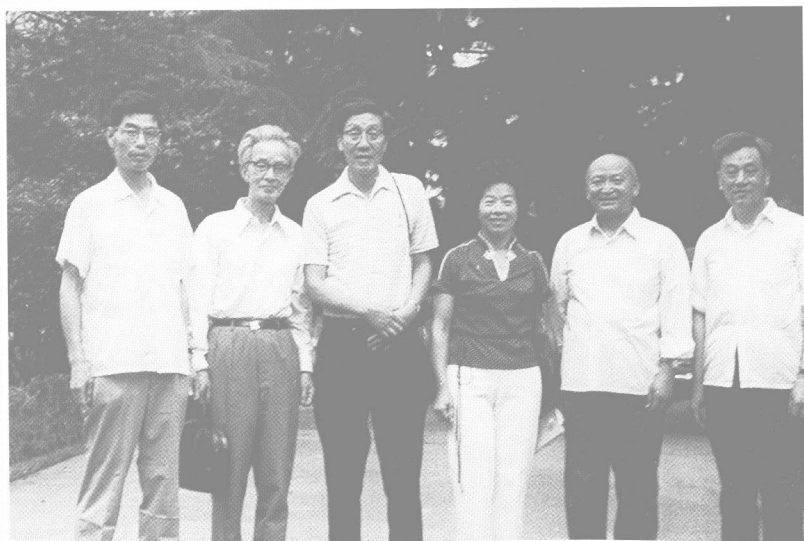
1998年秋摄于苏州西山太湖。



摄于常熟虞山。右起：凤章、海笑、艾煊。



1980年摄于西安秦始皇陵。前排左起：沙白、王辽生；
后排左起：杨旭、凤章、忆明珠、高晓声。



在南京大学欢迎著名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夫妇。右二起：陈瘦竹、於梨华夫妇、赵瑞蕪、凤章。

凤章文集

在惊涛里诞生的

公道

目 录

[1]

[72]

在惊涛里诞生的

引 子

当人类在地球上踏出路来的时候，便也诞生了桥。

狂风吹倒了河边一棵棵枝叶茂盛的大树，其中有一棵，正巧横跨在河上，树梢搁在河的对岸，我们的祖先从上面走过去，这便是人类第一座独木桥；山涧的瀑布，发着雷鸣般的吼声，奔腾急泻，直下涧溪，恰好被一道嶙峋的石脊挡住了，激流冲击着石脊的隙缝，缝口越来越大，最后磨成了圆拱形的石洞，我们的祖先从石脊上走过去，这便是人类第一座石拱桥。

人类用劳动的双手，建造的最原始的桥是踏步桥。那是在浅水河上，放上几块大石头，从上面一步一步地踏过去。地球上最初的悬索桥，是人类从蜘蛛的含丝吊线和猴子的飞越山涧^①得到启发而创造的。

在古老的年代，我国劳动人民建造的桥梁，在人类建桥史上，

① 相传，当人类还没有建造最简单的桥梁之前，灵敏的猴子就曾架设过“猴桥”：先由一只老猴，纵身一跃，用双手抱住河边一株大树的粗枝，让双脚悬空。第二只猴子跟着一跃，抓住老猴的双脚；又有第三只猴子抓住第二只猴子的双脚；第四只、第五只也这样做，形成一串“猴链”；其余猴子，就推起这串“猴链”，“猴链”甩到岸，末尾那只猴子敏捷地用脚勾住对岸大树，于是架起了一架“猴桥”。

就写出了令人目眩的灿烂辉煌的一页。

不是靠风力吹倒大树，而是用双手砍倒大树建造的独木桥，早在四千多年前发明了青铜的我国夏商朝就出现了^①。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上架起了浮桥；在陕西咸阳的渭水上修建了我国第一座石墩木梁桥。汉代劳动人民，在汉水上建造的巨大的石墩石梁桥，是我国简支石梁桥的最早纪录。隋朝的桥工们首创的美丽的大跨度的敞肩石拱桥，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风、雨、潮、泥的侵蚀，车马行人的踏压，现在仍然像不逝的彩虹一样，健壮地、骄傲地横跨在赵州洨河上面即为我国著名的赵州桥。你到现代工业蓬勃发展的园林之城苏州，还将看到唐代桥工的杰出创作——全长三百一十七公尺的气势雄伟的宝带桥。这是一座多孔石拱桥，也是一座风格别致、构思奇妙、充满诗情画意的古典桥梁。利用水中生物海蛎的蛎房做桥墩基础的洛阳桥^②，利用潮水的涨落飞架巨大石梁的虎渡桥^③，凝结了我国古代桥工们的无比智慧和创造才能。十一世纪在福建晋江诞生的人称“天下长桥无此长”的全长二千七百多公尺的安平桥，在广东潮州出现的世界第一座开关活动式的湘子桥，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宏伟气魄和广阔无限的胸襟。在鹅毛也要沉底的怒涛滚滚的激流上空，在飞鸟难渡的万丈悬崖陡壁之间，我国桥工的前辈们，早在五世纪的北魏时代，就英勇地架设了悬索桥、竹索桥、铁链吊桥和铁链桥。卢沟桥的优美，泸定桥的峻险，垂虹桥的壮丽，灞桥的庄严，五亭桥的华贵，绿杨桥的雅致，天桥的奇特，虎渡桥的犷野……千万座具

① 公元前两千多年，我国发明了青铜，并以铜制造了生产工具，可以砍伐树木，就产生了独木桥。

② 古代劳动人民在水下桥基种蛎房，利用海蛎繁殖、蛎壳能胶结在一起的特性，连成坚固的桥墩。

③ 架虎渡桥的巨大石梁，是先把石梁用泥、麻裹住，滚到河边木排上，再随着水位的涨落，把它架在桥墩上。

有不同个性、不同风格、五光十色、光彩夺目的大大小小桥梁，横卧在、跨越在我国无数江河湖泊、溪流沟涧之上。在人类桥梁建筑的历史长河里，我国桥梁建筑的历史是一条雄伟的、磅礴的、辉煌的、滔滔奔腾的巨流。从它的源头——最古老的踏步桥起，到单孔桥、双孔桥和多孔桥，到小跨度桥和大跨度桥，到繁难、复杂的桥，到具有高度建筑技巧和艺术魅力的大型桥梁，一直奔流不止。当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以后，这条桥梁建筑的巨流，更是到了它的耀眼、光辉的时代。赣江上架了桥；湘江上架了桥；松花江上架了桥；金沙江上架了桥；辽河上架了桥；淮河上架了桥；黄河上架了公路桥，架了铁路桥，架了公路、铁路两用桥；长江中游的武汉架了桥，长江上游的白沙沱架了桥……桥越架越多，越架越大，越架越复杂，难度也越来越大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，越来越科学。每架一座桥，像长江兼收并蓄溪河湖泊汇来的水流一样，这条巨流也兼收并蓄世界上先进的桥梁技术，融合于自身一体。于是，它更丰富了，更广阔了，奔腾得更为汹涌澎湃了。

它的奔腾又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。

在万里长江下游的辽阔的江面上建造大桥。

从四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的今天，在我国桥梁建设者建造的千万座桥中，这将是最大、最宏伟的大桥，是建桥的自然条件最为艰巨、复杂的桥，是水下基础最深的桥，风浪最大的桥。

要把巨大的桥墩矗立在水深流急而且江底岩层极为复杂的大江之中，这是建造长江大桥最难、最关键的工程。

大桥建设者们，以古典造桥技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，创造了一种名叫大型浮运沉井的建造桥墩的方法。这就是：先在岸上拼装好一个像篮球场那样大的钢壳无底船，再用大拖轮把它浮运到江中桥墩的位置上，定好位，然后一层一层地用预制好的水泥板，像砌墙一样往下砌，砌高一层，整个沉井下沉一层，这样直到江底，再

穿过泥沙层，到达岩面。再然后用高压射水管射水，击碎江底岩石，也就是把江底岩石掏个像篮球场一样大的大洞，让沉井大面积地嵌进岩层，最后再浇灌水泥封底，这就成了桥墩。这样的桥墩，就像从地球里长出来的一样，和岩层牢牢地连成一体，牢固无比。所以，大型浮运沉井就是桥墩，即在建造过程中的桥墩。

大桥要造九个桥墩。在大江中用大型浮运沉井的方法造桥墩，成果极其辉煌。北边江里的一、二、三号墩和南边江里的一、二、三号墩，都已进入岩层，并封底结顶，露出水面了。南北两个四号墩，也到达了江底泥层。现在就剩下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江心墩沉井，才造了一半不到，仍浮在江面上。由于它处于水最深、流最急的江的最中心，其水下基础工程要比其他墩几乎大一倍，受自然界的影响很大，而这时，又逢长江上游的发洪期和长江下游的台风季节，江心墩沉井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与挑战，大桥建设者们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……

—

台风增大到十级。长江上游第三个洪峰又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着下游奔腾汹涌而来。这时候，已经大幅度摆动的江心墩沉井，发生了更大的摆动，钢丝绳连续绷断。守卫在沉井上的桥工们，英勇顽强，艰苦奋战，缆绳随断随补，坚强地顶住了大风和特大洪峰的摧毁性的袭击。但是，到后来，沉井上的备用缆绳用完了，绷断的缆绳再没有新的可以补上，江心墩沉井处在严重危险中。

工程处办公室、处党委办公室、调度室的电话不断地急骤地响着。几乎都是江心墩沉井上打来的。

“缆绳，钢丝绳，我们急需钢丝绳……”工程队长罗万松的急迫而有力的声音，在话筒里洪亮地响着。

“马上给我们缆绳，马上给我们缆绳！我们不能等啦，沉井有

严重危险……”电话筒里响着主管工程师韩嘉德焦急的带着颤抖的嗓音。

“请用最快的速度给我们缆绳！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！我们急等用，我们急等用！”罗万松紧迫地催促着。

“罗队长，我们在想办法。希望你们再坚持一下，希望你们再坚持一下！”

工程处党委书记张元先放下电话，对坐在办公桌前紧张翻阅图纸的副总工程师方亨焦急地问：

“方总，我们在大连缆绳厂订购的一批缆绳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我问过器材科了，说是要到下月中旬交货。”

张元先很失望，但他还是说：“是不是让器材科立即拍个加紧电报，商请缆绳厂提前交货？”

方亨对张元先摇了摇头：“缆绳厂就是提前交货，也不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。江心墩现在需要立即补充新缆绳。”

张元先叹了口气。“连来了两个洪峰，把我们备用缆绳都耗尽了，还没有等我们喘过气来，这第三个洪峰配合着十级台风又向我们横扫过来。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啊！方总，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？”

“我又仔细地把大型浮运沉井设计图看了一下，”方亨弯起食指敲了敲摊在办公桌上的图纸，“我现在更感到江心墩沉井的危险了。这七八千吨重庞大的物体，是靠钢气筒的浮力把它托住，但更主要的是靠钢丝缆绳和锚链把它固定在江心。一旦遇到大风浪，沉井发生摆动，就要绷断缆绳。如果断了的缆绳不能及时补上，就会产生连续绷断的反应。沉井失去缆绳和锚链的控制，就有翻倒在江心的严重危险。现在只有千方百计保住缆绳不断才行。”

“也怪我们思想麻痹了，未料到今年秋洪来得如此频繁、如此厉害，未曾多备些备用缆绳……”张元先十分懊恼地说。

他急促不安地踱着步子，希图寻找出一个办法来，忽然，头脑

一亮，问方亭道：“朱萍和梁总他们搞的那个止摆器，能不能起点作用？”

方亭苦笑了一下：“我看无济于事。不过，他们就要安装了，试试看吧！”

经过又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以后，方亭说：

“张书记，江心墩沉井当前十分危险！”他的语调深沉，显得心情沉重，“作为工地上技术方面的主管人之一，江心墩沉井到了这一步，我是有责任的。我不能束手看着沉井倒下去。我准备马上到沉井上去。”

张元先停下脚步，欣喜地看着方亭：“方总，你说得对，应该到沉井上去。我和你一道去，到了现场，我们可能想出一些办法来。”他一向信赖方亭的学识，信赖他在桥梁工程方面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。到现场去，他也许可以解决疑难。

方亭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们尽力而为吧！”他把摊在办公桌上的一堆图纸卷起来，卷成一根粗棍子形状，拿在手中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说道：“张书记，现在到沉井上去，可能还有些困难，风大浪急，据说郑处长指挥交通船强渡了三次，都没有能到达江心。”

“是呀，沉井上的同志还饿着肚子哩。现在，老郑他们还可能在江堤码头研究强渡。形势摆在这里，不能渡也得渡。我们跟他们一起走！”

“好，我先去收拾一下，还准备带两个人去。有什么事，好现场处理。”

方亭走到门口，又转身回来，带着忧郁的情绪说：“张书记，江心墩沉井当前的严重情况，你要赶快向指挥部汇报，万一有什么事，那责任……”

张元先点头道：“这我也想到了，我马上就汇报。”

等副总工程师放心地走出门，张元先拿起电话，接通了大桥工程指挥部。

巨浪冲向江堤，翻上堤顶，溅起朵朵焰火似的水花。

风发狂似的怒号，阵阵撕裂声刺入耳膜。江堤下有几棵柳树被风连根拔起，倒在汹涌的江涛里上下沉浮。

交通船正在急浪里艰难地向着堤岸靠拢，它颠簸翻腾，好不容易靠上了堤下的活动码头。从船上下来的人，一个个都是水淋淋的，他们迅速地翻过江堤，走到江堤南侧下面一所管理船舶的小房子旁边休息。这里可以避风，又溅不到浪花。

他们当中，有工会主席金怀禄带领的两个工会工作人员和三个食堂炊事员，他们是负责向沉井上的工人送衣物、棉被和饭菜的；还有，就是总工程师梁谨初和工程师朱萍，他们带着技术员江必跃、电焊工罗小妮、徐小英和一个钳工师傅，准备到沉井上去拼装止摆器的。

工程处处长郑挺和船长最后下船，走在后面。

“郑处长，船长，快到这里休息一下。”朱萍扬手喊道。风把她的秀丽的面孔吹得绯红。

郑挺的两只裤脚管卷得老高，两只袖子也捋到手胳膊弯上，看到朱萍的招呼，便和船长噤噤噤地大步走来。

“我在长江里驾了这么多年船，还没有见过这么凶恶的风浪！”船长捋起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在一堆钢材上坐下。

“我的乖乖，好惊险呀！”工会主席圆圆的胖脸上显出恐怖的表情，“浪头像山，漩涡像一口口圆桌那么大的深井！郑处长，我们这是第四次强渡，还是不行，看样子过不去啦。”

“过不去也要过，总不比红军强渡大渡河更危险吧？”朱萍气鼓鼓地说，仿佛要把上不了沉井的闷气，发泄在工会主席身上。

“哎呀，朱工，怎么好这样打比方呢？怎么好这样打比方呢？”工会主席摆着手叫道。

“老金，你还不晓得朱萍同志的心情呢？现在沉井在摇摆，她恨不得马上飞上沉井，把止摆器安装好。”梁谨初对工会主席说，接

着，老头子咳嗽起来。

朱萍激动地扶着梁总工程师坐下，她知道他的心情比她更急。昨夜，为了研究止摆器，这个老人和她及江必跃开了一夜的夜车，白天又在江边大风雨里呆了几个小时，到现在也没有合过眼。他感冒了，还是坚持要到沉井上去，到现场去参加指挥。船开不出去，老人急得直叹气。

小房子拐角处，两个电焊工——两个年轻的姑娘，也急得跺脚。

罗小妮说：“船开不下去，真急死人。”

徐小英说：“把我急得眼睛直喷火。”

罗小妮叹口气说：“我恨不得身上马上就长出翅膀来……”

徐小英打着趣：“小妮，我知道你比我更急，除了急沉井，还有急你爹，急那个王……”

罗小妮又羞又急地说：“这时候，你还要嚼舌头，看我拧你嘴……”

徐小英讨饶地说：“好好，我纠正，我纠正。除了急沉井，你还急在沉井上所有的同志们。”

“这话不错，我们为沉井上的同志着急呀！”一个围着白饭单的矮胖炊事员插嘴说，“他们在和大风浪斗，可是到现在还吃不上饭。”他转脸向船长，“船长，你还有什么好办法把船开上去？”

“有好办法的话，也用不着四次强渡了。”船长无奈地摆了摆手。

郑挺听着大家议论，郁闷地一声不响。他那红彤彤的脸上，布满了阴云；眼睛瞪着飞溅到江堤上的浪花，几乎喷出火来。好大的风呀！他们强渡了四次，也没有能把船开到江心。开头两次，他们还没有到六号沉井，距江心墩沉井还有三百米远，船就上不去了，被逼了回来。第三次强渡，用迂回曲折的方法，好不容易到达六号墩沉井，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差一点把船漩进深渊，又失败了。第四

次强渡，他们从六号墩沉井的上游，斜刺里向江心墩沉井穿插过去。这次居然越过六号墩沉井七八米远，离江心墩沉井只有一百多米了，离江心墩沉井外围的驳船，最近的只有四五十米，可是这时候狂怒的浪涛把交通船团团包围，那船打了几个转，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。他甚至看到驳船上的工人奔到船舷边准备接应他们了，还听到他们欢呼声，喊叫声，但就是上不去。这样坚持了半个小时，只好决定撤回。在临撤前，他命令用衣服和被单，包裹着馒头，里面再加上石块，往驳船上投掷，有几包居然投掷到驳船上去了，但更多的却落在江心，被浪吞没。眼看船越来越危险，于是，又不得不急急忙忙退向江岸。

难道船就到不了江心啦？他心里很沉重，很郁闷。他惦记着沉井上同志们的战斗；惦记着他们身上的寒冷，腹中的饥饿；惦记着沉井在受着大风浪严重的威胁，担心沉井的安危。他要赶快到那里去。到江心墩沉井上去和同志们一起战斗。作为指挥员，不能在被强敌猛攻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作战，他感到很难受。

他想和船长再研究一次强渡的方案。

“郑处长，四次强渡，一次比一次进步，我想我们还是能够冲上去的。”梁谨初满有信心地说。又是一阵咳嗽。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郑挺说。他望了望总工程师由于咳嗽而涨红的脸，很为关切，“梁总，你身体不好，我劝你不要去了。”

“是呀，梁总，你就不用去了，反正止摆器的图纸已经定了，我们保证能安装好。”朱萍说。

“什么？你们要我回去？”梁谨初生气了，“我还没有和长江的大风浪交上锋呢，你们要我回去！”

“你咳得那么厉害，又是一夜未睡，我们担心你的身体。”郑挺解释说。

“咳嗽算个啥？伤风感冒算啥病？至于一夜未睡，一夜未睡的人可多呢！朱萍、小江都一夜未睡。”梁谨初狡黠地笑笑，“还有你

郑处长，还有机关科室的同志、家属、农民工，二三百人哩，都一夜未睡，怎么惟独要我撤退呢？”

郑挺不由得笑了起来。总工程师指的是昨夜投掷片石的事。为了进一步缓和洪峰下来的水势，他根据总工程师提出的向江心墩沉井上游三百米、五百米的江心再一次投掷大批片石的抢险方案，当晚，发动了工程处各科室人员、职工家属，会同来工地支援的江边农民工，干了一夜。

“好吧，梁总，只要你撑得住，我们一起干！”

梁谨初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：“这就好啦。郑处长，你这个命令，我完全服从！”

郑挺走到船长身边，商量新的强渡方案。

工会主席金怀禄突然喊起来：

“哎呀，张书记来啦！还有方总也来啦！”说着，他踩着碎步，摇着肥胖的身子迎上去。

党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顶着风，吃力地走着。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两个人，一个是施工科的史佩仁，他左右肩上各背着个鼓鼓的挎包；一个是技术员丁石凡，他手上提了个拎包，膀弯里还夹了把黑布雨伞，缩着长脖子，落在最后面。

“郑处长在吗？”张元先问。

“在，在，郑处长在！我们都没有走成呀！”金怀禄连声说着，“张书记哎，我今天总算尝到了长江风浪的厉害啦！多怕人呀！我们的交通船差一点被漩涡一口吞下去。那才真正叫惊心动魄呢！”他说着，做着手势，整个眼睛鼻子都在他那圆圆脸上活动起来。丁石凡在一边听着，睁着惊恐的眼睛，长脖子缩得更低了。

“老张，方总，你们来得好哇！我们遇到了顽固的碉堡，冲不上去。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合计合计吧！”郑挺把他们拉到船长的身边。

张元先紧皱着眉头，深沉地说：“老郑，我和方总是来和你们一起到江心墩沉井上去的，沉井现在情况十分危险！”

“怎么危险？”郑挺急问。梁谨初、朱萍、江必跃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围拢过来。

方亭说：“沉井吃不住风浪的冲击，摆动越来越大，缆绳绷断很多。”

“那赶快补上新缆绳呀！”梁谨初发急地说。

“沉井上的备用缆绳都补用完了，岸上料库里的备用缆绳也没有了。”

“怎么？料库的缆绳怎么没有啦？”郑挺圆睁发红的眼睛大声说。

“老郑，情况我已向指挥部报告了。现在不谈这些。”张元先说，“最迫切的是，我们要立即赶到江心墩沉井上去，研究应急措施，找出一个妥善办法来。光靠罗万松在那里是不行的。”

“我们早到沉井一刻，就好一刻！”方亭说。

梁谨初、朱萍、江必跃更是焦急万分。这时候的沉井，更需要止摆器了。早一刻减轻沉井摆动，就早一刻减少缆绳的绷断，沉井也减少一分危险。

朱萍一跺脚说：“郑处长，我们不能再等待了，上船吧！”

“对，上船！”十多个声音都喊起来。

郑挺焦急的目光落在船长身上。船长涨红着脸，很为难地、心情沉重地说：“船能不能开上去，还是没有把握。我要为同志们的安全负责！”

“乘我的小船走，我能把同志们送到江心墩沉井上去。”一个铜钟样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，大家仰头一看，只见就在他们身旁的江堤顶上，立着一位身穿海蓝土布衣服的老人。他脚登草鞋，手提一支木桨，赤红的四方脸上，明亮开朗，容光焕发。风把他的衣襟吹打得“噼啪”作响，似乎更增添了他一股威严的气势。

“长兴老爹，是你呀！”郑挺快活地叫道，脸上的阴云一扫而光。

马长兴走下江堤，和大家亲切地打招呼。梁谨初和他是老熟

人了，两个老人拉着手，亲热得很。

郑挺说：“长兴老爹，你怎么还没回去？”昨夜，正是这位老人带了四十多个农民工，摇了二十多条船来支援工地，参加抛掷片石的战斗。

“回去过了。”长兴老爹笑道。“今早回去，我们向公社书记汇报，我们完成了任务。可是到了下午，书记把我找去，他说洪水来得很猛，台风越刮越大，恐怕大桥工地需要我们支援，特地要我来问一问，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。要船有船，要人有人。这样我就来啦！”

郑挺高兴地说：“你们总是把我们大桥工地放在心上啊！”

张元先有些心不在焉，但仍然很热情地说：“谢谢你们哪，老爹！眼下没啥事，等需要时再来请你们。”

马长兴大笑道：“张书记，你就别瞒我啦！我听办公室同志说，你们要到江心墩沉井上去，交通船开不上去，没去成，刚才我又亲耳听到你们说了这件事。你们放心，我的小木船能把你们送到江心。船就在堤外边。”

“老同志，你莫开玩笑吧！”工会主席金怀禄一边认真地说，一边连摆着双手，“你晓得江心的风多大？轮船都不行，你的小木船怎么行呢？这不是在风平浪静的小河里打鱼啊！”

老人不认识这位圆头圆脑的工会主席，他感到受了侮辱似的瞪了他一眼，充满着豪气说：“你这位同志呀，别小看了我这条小木船，它可从来不怕大风大浪哩。今天我要用这把桨，这条船，把同志们送到江心墩沉井上去。”

张元先对郑挺说：“老郑，你决定吧！”郑挺激动地抓住老人的膀子直摇晃，“好，长兴老爹，我们就乘你的小船。”

马长兴这才高兴起来。

郑挺说：“我们已经渡过四次，都没有成功。长兴老爹，你准备用什么办法？”